

「服貿」作為建置客家中國主義的前鋒： 傳統客家世界主義與新興臺灣本土認同的危機

謝世忠

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

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（以下簡稱「服貿」）到底對客家會有什麼樣的影響？主持人說這一場有七篇，超過其他的場次的篇數，所以我們這一場應該是一個重頭戲，我文章的屬性使然，或許適合放第一篇。剛剛原住民場次感覺比較少有觸到「服貿」的核心，也就是似乎講我們臺灣在地的一些原住民情況比較多一點。我剛剛請教黃智慧和官大偉二位老師的問題，與我這場報告主題相關。換句話說，「服貿」事實上還沒到，那我們為什麼對它有這麼多意見？尤其很多都是假設性的，但這些假設其實都指向：真正到的時候怎麼辦？會怎樣？我的報告也都是假設性的。但假設之前總有前提。我的一個基本概念就是，我認為臺灣的客家認同有兩個，一個是傳統的客家世界主義，一個是比較新形成的，也就是對臺灣本土的認同。它們並存於臺灣，也共同變成了臺灣的客家故事。

想像中，臺灣原住民一定會受到「服貿」影響，那客家呢？特別標示出「客家」這個範疇，真的可以評斷會否受到波及嗎？換句話說，扛著客家之名的所有人事物，會受到衝擊影響嗎？這個應該是我們需要關懷的一個問題。

一、傳統世界主義 vs. 對臺灣土地的象徵認同

首先，我剛剛提到說，臺灣的客家認同之一，就是傳統世界主義。我們今天的主辦單位《全球客家研究》期刊就是一個典例。我們在講客家的時候，有意無意間常常會把自己拉到世界的層次，因此，「世界」、「國際」、「全球」等概念詞彙，在過去 20 年裡，即常見於客家相關的公共聲音場域。客家社會運動和大多尋求顯現客家形象的時空中，此一現象就越顯性。客委會主委辦理客家十二大節慶之時，總是會講到譬如說全世界有一億的客家人，然後臺灣每四個人就有一個客家人。換句話說，處處有客家、人人是客家，這就是世界主義的一個基礎。因為客家既然是「客」，所以，要找一個特定的土地範圍深根認同，並不容易，唯一的辦法就是把自己擴大到更廣泛範圍。你可以想像說，全球、全世界都有我的同胞在。此種認同方式，就不一定要踏在一個特定土地之上，因為全球都是我同族裔成員可能駐足的土地。這就是世界主義。

此外，在臺灣居住這麼久，再加上過去 2、30 年包括客家運動在內的各種社會運動衝擊，引導出了另一個重要面向，那就是形成對臺灣土地的客家認同。它是相對於全球客家的一個新經驗。臺灣地區以外的客家人，似乎比較沒有如此豐富的土地認同經驗。臺灣的在地意識，可以桐花做一個代表。桐花在歷史上從來不是客家專有的，但為了要營造、建構一個本土認同，亟需一個主要象徵，於是，經過一些族裔領袖和積極性高之成員的努力下，桐花很快就成為客家專有，到現在大家都習慣了。其他像花布，原來也非客家特有，傳統時代所有平地漢裔人群均用花布，但是現在好像大家覺得花布也屬於客家人專有。另外一些食物，還有信仰，也都是從臺灣本土發展出來、繼而成了客家的認同要素。

二、客家中國主義的可能浮現

不管是世界主義，還是從本土所激發出來的認同，它們都在臺灣同時並存，均是臺灣客家朋友經過多年所孕育出來的認同基礎。但是，將來「服貿」通過後呢？會有衝擊以致引發重大變動嗎？我的想法是，屆時一定會引進一些中國觀點，而其力量如果很強勢的話，必會造成重新界定臺灣客家的壓力，就跟原住民一樣，中國觀點進來以後，或者說中國少數民族的論調進入之後，一定會有強大的重新界定臺灣原住民聲音出現。剛剛官大偉老師似乎比較樂觀，但我其實是很悲觀的。以下的說明或許都是對「服貿」攻佔臺灣之後的想像，僅供各位參考。

首先，在印刷和一些輔助的服務業方面，中國客家文獻大量地出版，臺灣可以輕易讀到。其次，展覽服務業方面，中國製作的客家要項在臺灣積極展示，而它們可能與臺灣本土所生成的客家要素和產業活動形質均不一樣。最重要的是，中國那邊過來之各個要項的組合整體，其規模可以非常龐大，大量製作，然後賣得很便宜，這樣的話很快就會把臺灣本土辛苦創造的物質文化產品掩蓋過去。再者，視聽服務業方面，必有資本雄厚者，開拍客家歷史的「正統」故事，此處的正統即是中國的客家歷史「正典」故事。在臺灣放映後，臺灣人據此學到客家的歷史，但，全數都是從中國那邊學過來的。零售服務業情形亦然。中國銷來之標榜客家的產品，在各個風景區、觀光區販售，大家可以很容易買到所謂客家的紀念品，但一樣也是從中國過來的，跟臺灣本土所生成的經驗事實有很大距離。

提供食物服務該項，也是一樣。將來很多中國大型的客家飲食店面開放，大家會去消費，久之，未來的客家美食，很可能跟臺灣過去幾年所形成的，譬如說擂茶和客家小炒等人氣菜餚會大不相同，因為中國客

家飲食店會取而成為最具代表者。旅行社和旅遊服務業情況也差不多。到時候，極可能會不斷強調去中國尋祖。我剛剛提到的客家世界主義和臺灣本土認同，就是脫離中國的客家先祖而形成的臺灣客家論述。福佬人在臺灣，很早就脫離唐山祖，改以將最先到臺灣的開臺祖當作第一個奉祀的祖先，陳其南先生對此做過很精闢的研究。福佬人早於客家人對臺灣這塊土地發展出臺灣人意識。那是因客家人受到世界主義認同價值的影響，不易對一有限土地範圍建立認同，直到相當晚期客家人的台灣人意識才形成。既然形成，就值得珍惜愛護。但是，將來中國「服貿」大軍過來之後，密集地標榜說要回中國去尋祖，很可能說動一些人隨之行動。

娛樂服務業和演出場所也是一樣，其中包括客家藝文表演廳處的設立，以及相關遊樂園或主題樂園的出現。我們臺灣現在有很多客家的主題公園，也有客家的文化中心，將來如果中國商人在臺灣蓋一個超大型、豪華無比的，甚至比中國現在永定福建土樓更大的客家民俗文化村，或許比三峽和臺北等地的現有規模大個十倍的話，怎麼辦？中國財團絕對做得到。它們極可能就成為所有客家文化的總代表，臺灣現有的這些小不點文化展示場，根本都關門去了。其他甚至線上遊戲也有辦法操作，也就是創造出一些「正統」歷史故事，把它弄成遊戲，大家從遊戲中去學習什麼是三國。三國可以，客家也行啊！也就是說，利用線上遊戲，教我們臺灣什麼是中國的客家歷史。不要小看這些對小孩子的影響力，它可以徹底改造一個人。最後，「服貿」規範臺灣拍的電影到那邊去可以講方言，但需要他們的同意，亦即，需要中國官方的認可同意。屆時，所有臺灣本土音，可能都被中國的「正統」標音所糾正，臺灣話語危矣。

三、代結語：臺灣客家主體性的危機？

客家中國主義其實早已悄悄地滲透臺灣，今天我們的主辦單位是《全球客家研究》，是世界主義的表徵，但我們現在坐的地方，這個樓房用土樓或圓樓概念建成，它不是臺灣客家，所以說中國主義早就進來了。2011 年胡志強市長說要在東勢蓋一個大圓樓，有議員反對，說那根本不是臺灣客家，胡市長就回說要蓋正統客家。「正統」當然就是採中國形式的意思。總之，將來「服貿」進來以後，中國主義的滲透一定非常厲害，我們引以為豪的傳統世界主義與在地認同，很可能會受到很大威脅。臺灣的客家主體性其實充滿著危機，一切尚待你我一起努力，謝謝大家！